

第一章：共振

“殿下？殿下，我知道这很难做到，但您必须集中注意力，就一小会儿。那个死灵法师给了您某样东西：硬币，小饰物，手帕。如果那东西还在您身上或您的房间里，我们必须把它处理掉，这样他就无法再对您构成威胁了。您能想起来那可能会是什么吗？”

罗兰躺在柔软的床被里。他感觉自己好像打了一天一夜的仗，然后又喝了两瓶酒。他眼前的这个男人时而清晰时而模糊。“什——？”

“那个死灵法师，殿下，那个叫瑟瑞斯的人。他把咒语的效果传导给了您，也可能……他把那力量分了一部分在您身上。他肯定给了您什么东西，否则没法做到这一点。您能想到他给您的会是什么吗？”

他的手？他的心？罗兰摇起了头，试图让脑子清醒一些。也许不是后一个猜想。他感到麻木，不光是身体。他的舌头在嘴里动着，感觉起来却仿佛不属于自己。“他没有……给我任何东西。”

那位大学魔法师摇了摇头，为他端来一杯凉水。罗兰本想喝下去，却差点呛住。他估计自己这是在王宫的医疗室里。一切看起来都好亮，太亮了。

“您现在很安全，王子殿下，”魔法师最后说，“共振正在消散。只要共振不再发生，我们就能保护您未来不再受到攻击。但如果您想起了他给您的东西，请告诉我们。”

罗兰点了点头。

他感到很迷茫、很困惑，他的表情一定也是这样写着，因为对方俯身望着他，一脸的关切。“马斯登伯爵的咒语用来束缚死灵法师的，它本来绝不该被用在凡人身上。您今天会有一些难受，但恢复起来也会很快。明天就会好多了。我向您致歉，殿下。您能挺过来，我们都倍感欣慰。”

他逃走了吗？罗兰试图说出这句话，但睡眠像深渊一样打开，他坠入其中，朝着无尽的黑暗滑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罗兰睁开眼睛，看到黛芙妮坐在他的床边，他现在似乎是在自己的房间里了。姐姐握着他的手，手指沿着突出的血管温柔地抚摸。一股涓涓细流悄无声息地从她的鼻尖滴落，落到他的皮肤上，温暖而湿润。

罗兰捏了捏她的手。或者说，他试图去捏，手指却不怎么听使唤。黛芙妮的视线转向他的脸。姐姐从不像普通人那样表达悲伤——没有红眼睛，没有流鼻涕，没有啜泣。罗兰不记得自己上次看到她哭是什么时候。“黛芙？”他的嗓音嘶哑刺耳，“怎么了？”

她面露出微笑，正要说话，但清了清嗓子才又开口：“罗兰，我很抱歉。”

罗兰的心跌落至谷底。“他死了。”

黛芙妮端详了他好一会儿。“你是说瑟瑞斯？”

罗兰缄默不言，对自己的表达能力没有把握。

“不，他似乎成功跑掉了。而你呢，你可是有好一段时间没有呼吸。”

罗兰勉强笑了一下。“我现在感觉好多了。”

黛芙妮怀疑地看着他。“那你站起来证明给我看？得了吧。”她叹了口气。“罗兰，我犯了一个错误。我的自负让我犯下错误，我不该邀请他来，是我让他跟你有了交集。而现在……我担心他已经伤害了你两次。”

罗兰舔了舔嘴唇。“黛芙妮，他吓坏了。马斯登在折磨他，为了逃脱，他不得不那样做。”

罗兰嘴上这样说，耳边却响起了坎狄丝的喃喃自语——“血魔法是一种交易。一个人为了获得最大的力量，就必须拿他所爱的东西做交换。”

不，罗兰心想，不是那样的。然而，他很庆幸黛芙妮没有听见坎狄丝的那番话，否则她可能会产生误解，可能会产生出一些可怕的联想。

“罗兰，你的心地一直都那么善良。我以为战争会改变你，然而没有。一旦你认定了谁是你的朋友，你就听不得任何针对他们的话。”

罗兰忽然想把手从姐姐那里抽走。“他之前确实是我的朋友。”现在也是。

黛芙妮脸上的肌肉舒展开来，她换上了那副政治家的面具。罗兰讨厌她用那种表情看自己。“罗兰，我已率领一小队人马重返酒馆一带了两名魔法师，还有几个卫兵。我亲自去

的。瑟瑞斯已经走了，他拿走了那把剑。除了地上的粉笔印，什么都没留下。”

迷雾又一次笼罩在罗兰的脑海，他试图甩掉这种感觉。“那个恶魔……它逃进了镜子里。它——”

“就算是那恶魔杀了他，我可不信恶魔还能拿走瑟瑞斯穿的衣服以及梳妆台抽屉里的一切。他拿走了自己放在炉子旁的鞋，罗兰。”

罗兰闭上眼睛，然后再睁开。那就好，这意味着他逃脱了。他说出口的是：“你觉得他还能怎样？马斯登认为是他干的——”

“他大可以留下字条，但他没有。他甚至都没有跟老板说就走了——她那时还在睡觉，他没有叫醒她或其他任何人。如果他是站在我们这边的，他本该留下信息的，哪怕用粉笔在地板上写几个字也行。他连这都懒得做。”

罗兰感到一阵寒意。“那个恶魔……”他有气无力地说着，然后坐直起来，“诸神在上啊，不敢相信我竟然还没提这件事——坎狄丝是个女术士，她才是操控那个恶魔的人。”或者说，是那恶魔的同伙。

黛芙妮并没有露出惊讶的表情。“等到大家想起去找坎狄丝的时候，她已经走了。马夫们说她上午就骑马出了王宫。那是昨天的事，你明白吗？这一切都是昨天发生的。”

昨天……罗兰的眼睛瞟向窗户，耀眼的阳光从放下的窗帘周围缝隙中渗入，然后他又看了一眼房间角落里那座装饰华丽的钟——现在刚过九点。瑟瑞斯已经离开了将近二十四小时。咒

语对他的伤害会跟我受到的一样大吗？我知道他恢复得很快，但是.....他孤身一人。他连马都没有，没有物资，没有食物.....也没有朋友。

黛芙妮用犀利的目光注视着他的脸，罗兰不敢说出心里的想法。

“坎狄丝在她父亲死后不到一小时就逃走了，”黛芙妮继续说，“这样一来，法尔科斯塔的使团便由其封臣们说了算。他们没跟我提过他们的想法，但我相信他们不会去追赶死去国王的小女儿——他在国内有两个身康体健的儿子，这种情况下，他们才没兴致去管女儿呢。那群人在事发一小时后就离开了，把国王的死讯带回国都，并为王储加冕。依我看，假如坎狄丝逃回法尔科斯塔，会有一大堆严苛的问题等着她交代。我已将她的外貌描述和逮捕她的命令颁布下去广为传播，至少她不会再在我的王宫里制造麻烦了。”黛芙妮顿了一下。“我其实很同情她，她的处境确实令人唏嘘。”

罗兰点了点头。“是的，但你肯定也看出来，这里面没有一件事是瑟瑞斯的错。”

黛芙妮用一双纤纤玉手把他那只布满老茧的大手合拢握住。“罗兰，我已经和我们的魔法师详谈过了——不仅仅是马斯登，跟其他人我也谈过。他们说瑟瑞斯不可能在毫无准备的前提下把咒语传导给你。他们确信你身上一定带着他的某件信物——可能是某个单纯的礼物，也可能一点零钱。然而，当我解释说我们三个人一度相处得十分亲近，他们认定了其他的可能性。趁你睡觉时剪下一绺头发，剪下指甲，在你的食物或酒中注入一点他的法力。他很容易就能做到这些事.....就当时的情况而言。”

罗兰摇了摇头。“他不会的。”

“我猜大多数人都会闭上眼睛，假装.....假装他们并没有真的做出那种事情，直到最后那一刻。”

不。

黛芙妮的声音温柔得令人抓狂。“罗兰，他事先早有计划。也许他只是想把那作为最后的手段，但他确实为你设下了一个陷阱。”

罗兰的眼睛有刺痛感。“不。”

黛芙妮捏了捏他的手。“我发现自己很难原谅那些伤害我弟弟的人。”

罗兰发出破碎的笑声。

“为了让你好好休息，我把我们的出发时间推迟了两天。你觉得你明天能乘得了马车吗？魔法师们说，到了明天你的体力就会开始迅速恢复，我也想快点上路。”

罗兰哼了一声。马车？“多谢了，我明天会骑马的。”

黛芙妮笑了，那双棕绿色的眼睛眯成一条缝。她俯身在罗兰的额头上印下一个吻。“我真的会找一位王子来嫁给你，”她呢喃道，“一个心地善良、会把老鼠当宠物养的好人。”

罗兰噗嗤笑了起来。“我是不会放弃他的，黛芙。”

“我知道，这才是最悲哀的地方。”

“等这一切结束后，如果我去找他，你会试图阻止我吗？”

“不会，但我会派一支军队和你一起去。”

“黛芙——”

“我们以后再谈吧，罗兰，等我们征服了哈斯塔费尔、他的魔像，还有他那疯狂的大军之后。倘若大事能成，我们会试着去找你那奸诈多端的死灵法师男朋友对质的。”

她的语气很轻松，于是罗兰也用开玩笑的态度回应：“好啊，只要咱俩都认定他是我的就好。”

黛芙妮捏了捏他的肩，站起来，朝床头柜一比划。“这里有肉汤，可惜凉了。我会让厨房送一份热餐进来，你一定饿坏了。”待她离开，罗兰本打算试试站起来。然而没等他起身，眼皮就已感到沉重。他决定放眼皮落下来，阖上一会儿。就一会儿。

第二章：空荡荡的房间

等到罗兰再次睁开双眼，午后的和煦阳光照亮了窗帘四周的缝隙，令他大为恼火。时钟显示为两点。真该死。

厨房又送了些吃的来，然而这些饭菜也已经凉了。罗兰不管

三七二十一还是吃了。刚醒来时他并不觉得饿，可一闻到香喷喷的酱汁味，他就顾不得那么多，没像饿狼一样把饭菜囫囵吞下已是他能做到的极限。瑟瑞斯有东西可吃吗？他身无分文。他是不是正走在某条路上，想要回到卡卡罗思的塔里？他正躲在树林里吗？

傻瓜，脑子里有个声音呵斥道。他能驱使鬼魂，而且你也看到了，他还能把不愉快的体验转移到别人身上。也许你应该担心担心你自己的问题。

“这一切并不都是谎言。”罗兰对着空荡荡的房间说。

并不都是，那可怕的理性之声低声说，但其中有一些是？

他回忆起瑟瑞斯是如何竭力抗拒他俩之间的吸引力的。我以为他只是没经验。难道他其实是感到愧疚？努力不让自己对即将被他利用的人产生感情？

“他给了您什么东西吗？”

罗兰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。想到瑟瑞斯会偷偷剪下他的一绺头发以备不时之需，他感到难受。如此冷血、如此有心机，似乎与他曾经抱过并吻过的那个敏感的年轻人格格不入。如果他问我要头发，我会给他的。如果他给我一件信物，我就会把它戴在心上。即使他说“这可以救我，但会伤害到你”，我也会心甘情愿。没必要搞那些鬼鬼祟祟的。

罗兰回想两人的第一次相遇。那时的瑟瑞斯看起来很冷漠；冷若冰霜的目光，板着一张没有血色的脸。

难道我的第一印象是对的？那时候，我的判断力还没被色欲

蒙蔽？那时候，他还没有判定我有利用价值，还没有让我……

罗兰顾不上吃那份黏腻的甜点，把盘子推到一边。在脑海中，他看到瑟瑞斯伸出手掌放在酒吧的吧台上，像鸟一样战战兢兢。像一只害怕陷阱的野生动物。

还是那个吧台，他看到瑟瑞斯坐在上面，双手撑在身后，眼镜从鼻子上滑落下来，他的眼睛那么大，那么黑。

罗兰用双手掌根揉了揉脸。我就是翻来覆去地去想，也不会有答案的。只有瑟瑞斯能告诉我他做了什么，为什么那样做。而他不在这里。

他连一张字条都没留下。

得知这件事令他痛彻心扉，这比黛芙妮说的其他任何话都伤他更深。罗兰不愿意承认这一点，甚至对他自己也不肯承认。瑟瑞斯被他拥在怀里时，正思考着如何将这种关系利用到极致，光是这样去想都令他难以忍受。但他想不出任何理由来解释瑟瑞斯的不辞而别。除了负罪感，没有任何理由。

就没有话要对我说的吗，瑟尔？

罗兰试了试双腿的力量，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。他很虚弱，但力量正在恢复。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用夜壶解了手，之后发现了盛着水的洗脸盆——果不其然，水已经凉了。他擦洗了一番，中途没有摔倒，然后从衣柜里挑出最不起眼的长裤和衬衫。罗兰穿起了衣服，看到自己恢复了扣扣子的能力，他倍感欣慰。

罗兰在镜子前停了下来，不假思索地伸出手，把手平放在玻

璃上。

“今晚再会。”

“瑟尔。”罗兰知道自己很傻，但他还是瞪着镜子，希望镜子里看到的不是他自己。“瑟尔！”他咬牙没把这名字喊大声，怕招来卫兵。

罗兰眨眼挤掉眼里的水分。他盯着镜子，看到的却只是自己那张比平日苍白的憔悴面孔。纤细的金色卷发被压得贴在脑袋一侧，蓝眼睛，胡子也需要修剪一下。“我想要一个解释，”他对着镜子说，“你从一开始就打算欺骗我吗？还是后来才有那个想法的？”

罗兰紧紧闭上双眼，转过身去。“不，不，不……我不相信……”我不相信他就这么一言不留地离开了。

这想法让他忽然之间生出一股使命感。黛芙妮并不了解瑟瑞斯——她没有用诙谐打趣从那脆弱的笑容中培养出信任；瑟瑞斯没有在她的怀里死去过；她没有在他几乎虚弱得无法站立时呵护着他走出拥挤的酒馆，没有把不省人事的他抱到床上，没有吻得他发出愉悦的喘息；她没有跟他进行过长达数小时的交谈，也没有和他有过欢爱。她并不了解他。罗兰脑子里有一个声音低声说：才三天而已，你凭什么说自己完全了解瑟瑞斯？但他把这个问题推到一边。

瑟瑞斯害怕身后有追兵。也许他没在任何显而易见的地方留下信息，也许他没给黛芙妮留下信息，但我知道他一定给我留了一条。

罗兰感觉自己好像解开了一道谜题。心中的重担卸下了，他几乎是兴高采烈地穿好了衣服。一名男仆在门口候着。“我要骑马进城。”罗兰对那人说，他可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走路上。“我需要一匹马，但不是卡托。不要我的战马，找一匹不起眼的老马。趁马夫们给马上鞍的这会儿工夫，你不妨为我修修胡子。”

* * *

当罗兰到达“醉汉帮”，已是三点多钟了。诺雯柏和希泽已经起床，正忙着为晚上开张做准备。希泽打开巷子里的门时，“哇”地哭了一声。有那么一瞬间，罗兰以为自己会被她抱住。“我们很为你担心，杰克。我们听说.....”

“多谢。”罗兰说。“我知道黛芙妮已经来过这里了，但是，我必须看看那房间。你们没搬动什么东西吧？”

她们没动过。听见他来了，诺雯柏也来到楼下。与希泽不同，她毫无顾忌地拥抱了他。“罗兰，我很抱歉。那个恶棍就这么逃了，而我们在睡觉什么都不知道。不过我也不敢说我们能做什么来拦住他。毕竟他是个.....反正就是那个。”

罗兰叹气道：“我还不能肯定他对我们有恶意。我可以看看那个房间吗？”

诺雯柏怜悯地看了他一眼，但还是领着他穿过走廊，推开房门，点上灯。镜子依然立在角落里，对面有两个粉笔画出的圈。看起来没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

尽管黛芙妮已经来过，罗兰还是从那些明显的地方开始找起来。他打开梳妆台的抽屉，掀开毯子和枕头，检查了床底下和床垫下，在没带走的衣服的口袋里翻找。他细看了每一寸地板和墙壁，想着瑟瑞斯可能在上面刻下留言。他看了镜子后面，甚至连衣柜背后墙里的紧急藏身处都看了。

什么都没有。

罗兰不禁思忖留言会不会是用魔法写的，会不会只对他一个人的触碰有反应。心头灵光一闪，他将手平按在镜子上，跟他两天前做的一模一样。罗兰满心期待能看到玻璃上浮现出文字，也许会像呵气写出来的那样。这个浪漫的想法让他心头雀跃。

什么也没发生。

到这时，诺雯柏和希泽已经离开房间了，罗兰听到她俩在走廊另一头说着悄悄话。“——真不忍心看。”

“跟折磨一只小狗没两样。”

“——那混蛋要是在这里，我非亲手掐死他不可，我才不管那么多。”

“谁在乎他是什么天杀的术士，是他对可怜的杰克干的那些事让我——”

“你看到他脸上的表情了吗？”

罗兰关上了房门。他意识到自己快忍不住在屋子中央坐下来

哭一场了。“不，”他狠狠地告诉自己，“留言就在这儿。我知道肯定是在这儿。”

不在的，那可恶的理智之声喃喃地说，既然他把留言藏得这么滴水不漏，那他肯定不会在乎你能否发现。

罗兰走到其中一个粉笔圈旁——瑟瑞斯躺过的那个，那也是罗兰最后一次看到他的真身的地方。他在圈内站了一会儿，审视着屋子和镜子。最后，他躺了下来。他的个头比瑟瑞斯大，身体超出了圈外。脑子里冒出一个静悄悄的声音，说这样做可能会很危险。两天前，瑟瑞斯差点害死了他。罗兰不清楚什么样的行为有可能会重新唤起魔法共振，但他已经来不及去搞清楚了，他的身体已经躺进了瑟瑞斯的召唤阵里。

“永远不要让死灵法师碰你。”罗兰笑得差点呛住。现在说这个有点晚了。

他盯着天花板，心中隐隐期待着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坐起来，就像瑟瑞斯在两天前做的那样。也许留给他的信息就在镜中世界里。他会在里面坐起来，然后就有一张字条摆在床头柜上，上面解释了一切。

什么都没发生。好的没发生，坏的没发生。什么都没有。

喉咙里生出一股肿胀感，罗兰咽了下去。我必须回宫了；我必须收拾我的东西，还要和安东协商军队的部署问题；我这是在推诿责任，不干正事跑去追一个连话都不想跟我说的男人，那人可能还想要了我的命。罗兰感到胸口一阵痛，但他把持住了。我必须把跟瑟瑞斯的事放在一边。如果我能在衣服上还沾着马库斯的血的情况下组织起一次撤退，我就能做

到这一点。

罗兰开始起身……镜子里有东西在动。他愣住了，瞪大眼睛，瞪得眼睛都涌出泪了。那是你的臆想。

不，那不是。

他一动不动地躺了好久，以至于胯骨都因为这个不自然的姿势开始吃痛。然后，慢慢地，一个朦胧发光的形象从镜子里的梳妆台下爬了出来。它是如此缥缈，罗兰担心如果自己目光稍微一转，就会看丢。那只老鼠小心翼翼地来到镜子边缘，貌似哀怨地盯着他。

罗兰的心又沉了下去。这只小动物的灵体嘴里并没有叼着一张字条。它看起来垂头丧气得不行。“他把你也抛弃了吗？”

罗兰手膝并用，轻手轻脚地爬到镜子跟前。老鼠向后退去，准备逃跑，但在同时，它似乎也有些好奇。罗兰不明白自己当初为什么会害怕这个可怜的小东西。“我很抱歉。”他低语道。

他摸了摸镜面，老鼠上前嗅了嗅他的指尖，耳朵向前竖了起来。“我没有血可以给你，”罗兰说，“我的血不是你想要的那种。”

老鼠似乎也这么认为，因为它又缩回去了，显得很失望，但还是盯着他看。然后它转过身，溜过地板，消失在镜子里的床底下。罗兰按捺不住转过身去，想在现实中的床底下找到它，当然了，什么也没看到。就在他准备站起来的时候，阴影处的一道闪光吸引了他的注意。

罗兰眯起双眼。床底下他是看过的了；然而，从这个角度，他恰好可以看到在瑟瑞斯睡过的那张床的床头位置、墙和地板相接的缝隙里有什么东西。像老城区的许多建筑一样，“醉汉帮”也经历了多次改建。这地板凹凸不平，多半是已经铺设过好几次了。

罗兰慢慢站起来。那东西看起来不像是一张纸，看起来像……铁丝？反正看起来不像是字条。

他穿过房间，试着移动床，但他的体力还是很弱。他不得不趴在地上，把东西从墙壁和地板之间的缝隙里扒拉出来。

手指一碰到，罗兰就知道那是什么了，甚至不等他把那东西拿到灯下看就知道了。

瑟瑞斯的眼镜。

罗兰盯着那对圆圆的镜片，那精致的银色镜框，眼镜腿是收着的。罗兰回想起瑟瑞斯平常拿着它时的姿势——睡觉的时候，他把它紧紧攥在手心里。这样对待一副眼镜未免有些古怪。躺在召唤阵里的时候，他是不是也一直拿着它？罗兰想不起来了。

假如在他从召唤阵中坐起来时把眼镜落下了……假如他当时处境狂乱、虚弱又晕头转向……他很可能不小心把它踢到床底。罗兰想象着瑟瑞斯在这房间里奔走，收拾他的东西，把剑包起来，寻找眼镜，然后找不到就放弃了。眼镜可以再换一副。

不。

不对劲的感觉就像一块砖头压在罗兰的心口。他睡觉的时候都拿着眼镜，就像一个士兵握着自己的剑一样。他是不会把它置于身外的。

然后呢？假如恶魔抓住了他，这里准会是一片狼藉，留下的就不会只有他的眼镜，而他也肯定不会到厨房去拿上他的鞋子。

这不是字条，一个波澜不惊的声音在罗兰的脑海中低语。他不是为你留下这个的，他没有为你留下任何东西。

罗兰将眼镜握在手中翻看。照瑟瑞斯那样对待它，这镜片上应该有划痕才对，但却没有。罗兰猜想瑟瑞斯可以用魔法修复镜片——既然他能让自己从被剑刺穿的重伤中痊愈，那他肯定也能修复自己的眼镜。

他为什么要把眼镜留下？

罗兰走出房间，心不在焉，不确定自己到底在往哪儿走。诺雯柏来到他身边，握住他的手。“杰克，”她小声说道，“你知道我们都爱你，对吗？”

罗兰对她微微一笑。

“你找到你需要的东西了吗？”

罗兰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我不确定。”

第三章：找安东谈谈

罗兰骑着他的老马返回王宫；走在柴瑞思狭窄的街道里，他对周遭的一切视若无睹。再过不到三个小时就是七点了，罗兰的内心陷入激烈的斗争，因为他冒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——假如他回到“醉汉帮”酒馆，坐在角落里的凳子上等着，瑟瑞斯就会出现。罗兰回想之前在那里发现对方时的情景，刚被哈斯塔费尔的魔狼刺伤的他，九死一生。

他身受重伤，孤身一人，但他没有错过我们的约会.....

“罗兰，我现在很虚弱，用不着法师项圈你就能把我带到边境去。”

我问他是否有地方可以过夜.....

“在我所住旅店的房间里施加的防御术已经被攻破了。我不敢再回那里去。”

罗兰把这一点忘得一干二净。早在战略室着火那次，就有人在寻找瑟瑞斯。会不会是坎狄丝的恶魔豹？这是有可能的，但罗兰还想到了另一种可能性。

一回到王宫，他就直奔医疗室，指望着能找到几位大学魔法师。很多大学出来的魔法师都专攻治疗法术，这类魔法安全又体面。等罗兰找到一位，他问道：“你知道马斯登在哪里吗？我想和他谈谈。”

魔法师一脸惊讶。“马斯登法师阁下随温斯洛普公爵的人马

一起出发了，殿下。就在昨天您.....出事后不久，一看到您开始好转后，他们就离开了。”

罗兰眯起眼睛。“究竟是多久后？”

魔法师抓了抓络腮胡。“两小时后？三小时？我记得肯定是早上就走了，王子殿下。”

罗兰听到自己说了声“谢谢”，便匆匆离开医疗室。

我必须找到黛芙妮。我必须.....不。罗兰在走廊中间停下。他深吸了两口气。不能找黛芙妮。如果姐姐命令他不得一意孤行，而他还是去做了，这将有损她的威严——这会让他们姐弟俩的处境都变得棘手。

罗兰开始朝接待宾客的一翼走去。他花了三十分钟才找到安东，这段过程简直像过了一辈子那样难熬。这位王子不在宫中，而是跟辎重车一起。看到罗兰时，他笑了笑，用淡淡的拉蒙特口音说：“罗兰王子，看到你能站起来我很高兴。我喜欢亲自做最后的盘点，你来跟我一起吗？”

罗兰看了看他。这家伙没戴假发在马车上走来走去，罗兰认为这意味着其为人务实、不好虚荣。他有一头稀疏的棕色头发，眼睛也是同样的颜色，笑起来的时候眼周会起皱。他的脖子略过长，有损他的英俊，但举止不错。罗兰猜测他会跳舞，很可能还会使剑。

罗兰临时改变了本来想问的话题：“你爱我姐姐吗？”

安东眨了眨眼。他的眼睛向左右瞄了瞄，不过离他们最近的赶车人也站在二十呎之外，正忙着处理板条箱。安东露出紧

张的微笑，说道：“我相信目前这个阶段通常被称为‘热恋期’。”

罗兰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。

“黛芙妮非比寻常，”安东继续说，“她会成为一位优秀的统治者。”

“同时还能成为一个好妻子？”罗兰试探道。

安东思忖了一下。“这我不确定，但我能确定她会是一个不错的朋友。”

可恶，黛芙妮，你还真懂怎么挑男人。他真是恨不得能在这个男人身上找出一些缺点。

“你年纪太大了，她年轻又漂亮。”罗兰知道自己说得很不客气，但他实在没工夫去兜圈子。

“我知道，”安东说，“我.....很幸运。也许最终她会选择别人，但是.....我希望她不会。除开我个人的心愿，我们的结合对米斯塔拉和拉蒙特都有益。归根结底，甚至可能对法尔科斯塔都有好处，尽管他们不太可能会感谢我们。”

罗兰就此思考了一下。“你对弗雷德里克了解多吗？”那是诺雷斯的长子。

安东耸耸肩。“我知道他接下来会忙得不可开交。诺雷斯不是一个乐于分享权力的人，他的封臣们也是这种作风。宫廷里充满了钩心斗角、尔虞我诈。诺雷斯本来以为自己能掌权许多年，依我看，他压根就没怎么教弗雷德里克如何治国理

政。弗雷德里克需要一些时日来巩固权力.....前提是他能得到权力并且不被人割喉。”

罗兰点了点头。“至少他们不会在我们努力抗击哈斯塔费尔的当头对边境发动攻击了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的，”安东说，“坎狄丝说不定帮了我们一把。”

坎狄丝将成为这场战争中不被人歌颂的英雄，罗兰心想。他差点把这笑话说出了口。要是对方是黛芙妮，他肯定就说了。但我们还处在相互了解的阶段。“你的第一任妻子是在产床上过世的？”

安东点了点头。“三年前。为了受孕，我们努力了很久，能怀上已经算是一种胜利了。”他的目光悄悄瞥向一边。“孩子差一点就活下来了。十天。我以为.....哎，这十天足以让我像个傻瓜一样萌生出希望。”

也足以让他体会两次打击，罗兰想。他记得自己是在去边境的第一年听说拉蒙特的王子丧妻这一消息的，但当时对细节并不以为意。“是个儿子？”

安东凄惨地微微一笑。“女儿。”

好吧，黛芙妮，你赢了。“安东，我需要了解一些事情：黛芙妮是什么时候返回酒馆去找瑟瑞斯的？是在诺雷斯死后立刻，还是等了一会儿？”

“等了一会儿。她直到那天下午才得空脱身。”他踌躇了一下。“我认为这并不重要，罗兰。据她所说，对方早就走

了。可能是在事情发生后不久就离开了那里。”

罗兰强迫自己含糊地点了下头，竭力保持冷静，保持表情不露马脚。

安东谨慎地伸出一只手，放在他的肩膀上。“对于你遇到这样的结果，我感到……遗憾。黛芙妮爱你至深。我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。”罗兰认为这是安东所能给出的最接近“你喜欢男人这件事我接受了，祝下次好运”的表达了。

“安东，我已决定随我叔叔温斯洛普的队伍出行。他已经出发前去集结卡马什的驻军了，我想我最好在那里跟他会合。我打算即刻起身，希望你能代我向黛芙妮致以最诚挚的爱，我也真诚地祝愿我们在不久后重聚。”

安东注视着他。罗兰不说话，等他自己得出最合理的结论。“为了米斯塔拉的利益，你不认为你们姐弟俩同行才是明智之举吗？”

罗兰不喜欢撒谎，于是他只是等待。

安东耸了耸肩。“她决定和我的队伍一起出发，然而其中风险很大。如果我们能挺过这一关，就能为她赢得荣耀和爱戴。但假如我们死了……我能理解你为什么认为你们不应该结伴而行。可是……你真的认为应该由我来告诉她这些吗？”

罗兰等待着。

安东张开嘴，然后闭上了，摇起了头。“你比我更了解你姐姐。而且你也了解边境的情况。你觉得怎么做最好就去做吧，罗兰。换作黛芙妮和我也会这样选。”他的眼角堆起笑

纹。“希望我们有朝一日可以在你们的……嗯……本地娱乐场所中，与那些有趣的人再玩一次牌。”

第四章：项圈

瑟瑞斯第一次醒来时，他以为自己回到了地下室。不知怎地，他在白天的经历都化作了一场梦，或者一个谎言，而他又回到了童年时那间地下室。铁器那令人憎恶的触感冷冰冰地抵在他的喉咙处，他自身的法力似乎正通过这东西被抽离，从他体表的每一寸退去。指尖麻木，什么也感觉不到——那种麻木非常人可以理解，因为那是一种对魔法的麻木。

这无能为力的感觉熟悉得可怕。我的身上发生了什么？

“他醒了。给他点水喝。”

水洒在瑟瑞斯的嘴唇上，他哆嗦着咽了下去。

“我们是不是该绑住他？要不就在他头上套个袋子？”

“我认为不必，有项圈他就没有危险性。至少让他先醒过来。”

瑟瑞斯知道自己处境不妙了，但他无法集中注意力。他的意识沉了下去。

第二次醒来时，瑟瑞斯的头脑清晰了许多。他辨别出了马车

的颠簸和嘎吱声；他想起了罗兰、黛芙妮、坎狄丝，还有那个恶魔；想起了他跟随老鼠在镜中迷宫里循迹而去，然后……

一片空白的记忆，令人抓狂。

瑟瑞斯竭力回想自己是怎么被抓的、被谁抓的，但想不起来。他强迫自己一动不动，不睁开眼睛。眼镜！我的眼镜在哪儿？

他准是抽搐了一下，被恐慌战胜了理智，因为有一个声音在说：“看来，你是醒着的。不出我所料。坐起来，吃点东西。你死了对我们没有好处。”

瑟瑞斯睁开双眼。一个他不认识的人坐在他的窄床边，光线透过移动中的马车照射进来。瑟瑞斯心想这人可能是一名魔法师。他试图探查对方的灵场，结果……什么都没有。这感觉就像正要迈一步，却发现自己的双腿没了。

那个男人冲他微微一笑，很是瘆人。“这么快就对我起杀心了吗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瑟瑞斯发出沙哑的声音问。

“你还是不知道为好。吃吧。”

瑟瑞斯看着对方给他准备的面包和奶酪。他的身体需要营养，但这些食物可能被施了法。他只拿了那杯水——没有水他活不了多久，而且水没那么容易在不留明显线索的情况下被施咒或下毒。

看守他的人翻了个白眼。“随你便吧。”

瑟瑞斯突然明白过来自己为什么会如此疲惫。马斯登的束缚咒.....有人抢在我醒来之前找到了我的身体，给我安上了法师项圈。这不是我正常的恢复速度。

恐慌感再次席卷而来。马斯登。他来酒馆和黛芙妮谈话的时候一定看到了我，他一定是在我返回之前得了我的身体。可是，既然如此的话.....为什么我不是在大学里？

还有一个问题：他们拿到我的眼镜了吗？

可能，也可能没有。无论哪种情况，眼镜都不在我身上，这才是关键所在。

仿佛这还不够，瑟瑞斯那不听使唤的脑子腾地冒出了罗兰的脸——当恶魔打开门时，那张脸上写满了惊讶。他当时在想.....什么？想着我是不是打算把他放到界石上献祭？

然后瑟瑞斯利用罗兰的信任将他挟为人质，将一个通常无法被用在普通人身上的咒语强加给他。那体验一定很可怕。马斯登早就想抓到一名死灵法师了，他下手可不会轻。

罗兰肯定能挺过来的。

他可能挺不过，瑟瑞斯的脑海中有个声音低语道。

马斯登会及时收手的。

你把罗兰的性命寄托在马斯登的判断力上？

我活下来了，所以罗兰也活下来了！

你是个魔法师！罗兰不是！

瑟瑞斯感到法力在体内收缩，被压成某种坚硬的东西，冻结在他的内心深处。瑟瑞斯觉得自己的心好像也随之蜷缩起来——变得沉重而冰冷，无力地跳动着。我做了一件不可饶恕的事。

难怪我现在孤零零的，而且那些人很可能会杀了我。

瑟瑞斯做了他从小就教会自己做的事——他沉下去了。沉下去，沉下去，沉入他仅余那点法力的核心。他没法把这点法力推出去，没法让它在凡间发挥作用。但他可以向内转。他是一个死灵法师，即使没有召唤阵，他也能找到冥河。

跟着鬼魂走。鬼魂无处不在——马车车轮下的虫子、附近树林里的小动物、路边农场里的牲畜。瑟瑞斯看不到它们的故事，甚至看不出它们生前究竟是什么模样，但当他的灵体从凡间沉下去时，他可以跟随它们来到冥河边。

忽然间，那片树林进入视野——位于精灵国度与死亡之门的交界地带，在幽冥界浑浊的黄昏中，树枝黑暗而扭曲。冥河在粗壮的树根间蜿蜒，河岸在有些地方很窄，在另一些地方则很宽。瑟瑞斯感觉平静了许多。他的灵体呈现出它所习惯的形状——他自己的身体，穿着工作时的简朴衣服。

他坐在一截跟他的腰一样粗的树根上，脚伸进冥河那絮絮低语、干燥如沙的水中。他注视着树林，里面时不时会有鬼魂游荡着出来，然后进入水中化为银色的一缕——那轮廓隐约有点像鱼。有几个鬼魂还想和他说话，但瑟瑞斯摇起了头。现

在不行。现在他只想待在这里；也许是永远；也许直到他感觉到联系肉体的那条纽带断裂，然后他将跌入水流中，成为另一缕银色。

瑟瑞斯知道，绝大部分死灵法师都这样徘徊过。在抗拒冥河的召唤方面，他们已是炉火纯青，以至于他们有时会游荡进入树林，渐行渐远，远离他们的人类本源，加入到萦绕在这里的无名生物中，寻找着重返人间的路径。但瑟瑞斯还年轻，他还没有忘记如何死亡，而他也找不出什么理由对来世产生渴望。瑟瑞斯想看看门的另一边有什么。没有活物能通过那扇门，就连死灵法师也不能，也没有鬼魂能从那里返回。

他说不出自己像这样双脚泡在水里、在这安静的树林里坐了多久，直到有人把他拽回了他的身体里。

* * *

“对于那个巫师，瑟瑞斯，我和你的观感一样。我是巴不得把他碎尸万段了给卡卡罗思送回去。我认为黛芙妮不给他安项圈就放他进门是疯了。此人不可信。但是.....他是一件武器，罗兰。让一个死灵法师出现在战场？你能想象得出来吗？”

与温斯洛普叔叔的这番谈话感觉就好像是上辈子发生的。罗兰必须提醒自己：那是一周前才发生的事。尽管如此，当他在前往卡马什的路上策马飞奔时，这些细节犹如冰水一样，冷冽又清晰地呈现了出来。

“给他安上项圈，给他拴上链子，把他带到边境去。如果他不合作，就砍掉他的手指，直到他配合为止。”

一开始，罗兰还不敢确定——他是凭直觉采取的行动。然而，当他骑着他的战马奔驰在尘土飞扬的大道上、穿过国境内那饱受干旱蹂躏的田野时，原本的怀疑越来越坐实了。他记起当时黛芙妮刚宣布将他们余下的全部兵力投入山隘、阻击哈斯塔费尔大军的决定时，温斯洛普冲他略微点了一下头。

“黛芙妮承诺让他安全来去。”

“那也不妨碍你做事。我们可不欠卡卡罗思或者他的喽啰任何东西。”

“我不会违抗我的女王！”

“好吧，那就等他出了王宫再抓！他看起来很年轻，而且自信过头。你假装想听听他的见解，把他引到一个没人的地方，然后把他抓起来。”

回忆起这句话，要不是罗兰正在气头上，他准会笑出来。你还真说得出口，叔叔？

“这不是小孩子的游戏，罗兰。要是赢不了，我们将必死无疑。我们不能太把规则当回事，我们承担不起。”

你就要看到我有多把这个人当回事了。

罗兰的坐骑卡托的行进速度要比大部队纵列前行快得多。然而，大部队比他早出发两天，而此时下午已过，天色渐渐暗

了下来。新月在几夜前刚刚升起，这样的夜晚极不利于出行。熊熊怒火之下，恐惧也在噬咬着罗兰，但被他强行压下。恐惧是徒劳的，愤怒更有价值。他就这样继续骑着马，一直骑到夜色深沉，路途不再安全。罗兰诅咒干旱和战争，因为战争导致道路维护不善。他不敢冒进，怕卡托的腿陷进马车的车辙里，然后断掉。于是，他终究还是停了下来，找了片新割过的干草地，把被卷往地上一扔。

罗兰知道这么做很冒险。乱世之际，土匪和逃兵在乡野游荡。米斯塔拉拼上全力将入侵者阻挡在大门之外，却腾不出更多的资源来处理本土滋生的麻烦。话虽如此，眼下他离柴瑞思只有不到一天的路程，而那里的人们对王宫卫队依然敬畏有加。他权衡了一番，认为目标值得冒险。如果要营救瑟瑞斯，他必须保持头脑清醒，随机应变。

罗兰停下动作，从口袋里摸出瑟瑞斯的眼镜，然后才躺下。他仔细研究这副眼镜，在微弱的光线中，脸几乎贴了上去。“我是对的，”他轻轻嘀咕道，“你不会把它扔下就走。你也确实没有。”

假如你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样了解他呢？内心的怀疑悄悄说道。瑟瑞斯说不定在卡卡罗思的塔里，躺在床上睡得正香呢，哈斯塔费尔的剑和里面携带的不管什么力量也在他那里。说不定宫里的每一面镜子现在都成了他用来监视的窗口，而他正隔空像操纵牵线木偶一样操纵着你，这都是你自找的，谁知道他往你脑子里下了什么迷魂药。还有你对他的感情，你真的能相信吗？

罗兰没有答案。他强迫自己闭上眼睛。他觉得自己应该把眼镜放进大衣口袋里，然而最终，他单手握紧那副精致脆弱的

镜框，把它攥在胸前，就这样睡着了。

第五章：任人摆布

“我的门生们告诉我，你在逃避凡间，不断地灵魂出窍。你必须停止这一行为。”

甚至还没睁开眼睛，瑟瑞斯就认出了马斯登那恼羞成怒的低吼。

“召唤阵能把人送到那里去，可没法把人弄回来，这你是知道的，对吗？”

瑟瑞斯用两片干燥的嘴唇说：“对此你又知道些什么？”

“我知道有些在幽冥界游荡的东西很乐意借你的肉身一用，我也知道自己不会想要和它们打交道。看着我，瑟瑞斯。”

瑟瑞斯没兴趣看他，也没兴趣继续这场对话。他试图抵达彼岸再次下沉，但马斯登猛地往他的左手腕上扣了个东西，突如其来的冲击令他“嘶”地一叫，一下子坐直起来——一个铁手铐。手铐的另一头连着小床的床框——又多了一个困住他的手段。

瑟瑞斯狠狠瞪着马斯登。对方穿着皮制的骑马服，坐在床边的一张小桌前。马车似乎已经停了下来，准备过夜。桌上有

一支点燃的蜡烛，旁边放着一张厚厚的旧纸。“你终于注意到我了吗？”

瑟瑞斯一言不发。他痛苦地意识到在此时的处境下，自己是相对弱势的一方——年纪尚轻、体格偏小，而且没有任何防身之法。他依然穿着从“醉汉帮”借来的衣服。抓他的人拿走了他的马甲和靴子。瑟瑞斯强烈希望自己没尿在裤子里——闻起来好像没有。他没吃任何东西，也没喝多少水。他感觉整个身子是空的。

马斯登那对浓眉下的双眼注视着他。在这小房间里，他坐得算是很近了，瑟瑞斯即使不戴眼镜也能看清他脸上的细节。他那贵族式样的头发和胡须夹杂着花白的须发，在烛光下闪着光。瑟瑞斯怀疑马斯登用魔法把他的外表烘托得令人敬畏。这人毕竟是个幻术师，早在“大崩裂”之前，他就精通此道了。瑟瑞斯冒出一个小小的冲动，想剥下他的幻术，看看那下面是个怎样枯瘦干瘪的糟老头子。

“你为什么来柴瑞思？”马斯登嘀咕道，语气听起来似乎并不指望瑟瑞斯回答。

“我收到了邀请。”瑟瑞斯说出口的声音比自己希望的要小。

马斯登抿紧嘴唇，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一下。“卡卡罗思并不知道你来了，是吗？”

瑟瑞斯强迫自己不露声色。

“他死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片刻的寂静。见瑟瑞斯显然不会透露更多，俘虏他的人叹了口气。“你有一个选择，瑟瑞斯。”马斯登把那张纸往他面前一推。瑟瑞斯看出这是一张羊皮纸——很可能是下过咒的，就算没有，无法感知魔法的瑟瑞斯也分辨不出来了。纸上写满了符文，他不得不眯起眼睛来阅读，尽管他已对这些文字的含义猜了个八九不离十。这是一份契约。

“签了它，”马斯登继续说，“我们会给你做一个合适的项圈，比你现在戴的那个轻一些。你可以重新使用魔法，不过，你从此要对我负责。”

瑟瑞斯咬紧下巴。像恶魔一样被他人的意志所束缚，一个被锁链拴住的魔物。

“你的另一个选择呢，”马斯登继续说，“就是保持现在这个样子。待我们到达战场附近时，你会吸收死亡的法力。这是你无法控制的本能。在同哈斯塔费尔制造的那些东西作战期间，我们会把你当成一件法器来使用。我们会把你能得到的所有力量都夺走，而这很可能会要了你的命。如果那些魔法由你自己施展，自然效果更好，但我不能冒险让一个死灵法师不安项圈行事。你可以活下来，前提是你必须在那张纸上签下你的真名。”瑟瑞斯看向羊皮纸，发现摆在旁边的工具不是书写笔，而是一根骨针。对方想要他用血来签名。

我自己亲手用我的血写下我的本名。马斯登可以用它做出一个相当厉害的项圈。

瑟瑞斯想笑。他想吐，想回到冥河边。但他忍住了，反而用尽可能不带感情的语气说：“王子活下来了吗？”

马斯登脑袋一歪，思忖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明白了。你要知道，你是否最终能够保住小命，就取决于这件事。没错，他活下来了。虽然在我离开时他仍处在昏迷中，而且可能要卧床几天。”他又踌躇了一下。“如果你签字并照我说的办，待一切结束后，我们会留你一条命。至少，我会出面给你说情。你可以留在大学里，为我们所用；你也可以使用抑制器，换一个正当的营生。”

瑟瑞斯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——它们因为失去法力而了无生气。他看向马斯登，露出一个扭曲的微笑。“你以为我会签下那份契约？这种可能性存在吗？”

马斯登耸了耸肩。“不试试怎么知道。”然后他像蛇一样迅速伸出手，把什么东西塞进瑟瑞斯嘴里，那玩意儿有铁的味道。瑟瑞斯在小床上翻来滚去，他使劲干呕，想吐出来；然而马斯登俯身越过小桌，一只手紧紧捂住瑟瑞斯的嘴，另一只按在他的脑后，迫使他合上牙关。

瑟瑞斯感觉身体被一股不属于自己的法力渗入，它渗进了他的血液、他的大脑。不！

马斯登把小桌推开，过来将瑟瑞斯死死摁在小床上，任凭他窒息和挣扎也不松手。瑟瑞斯的意识渐渐远去，他心想，换作罗兰的话，他是绝不会这般屈辱地任人摆布的。

* * *

罗兰在黑暗中。他感觉到自己睁着眼睛，但什么也看不见。手指和脚趾下是冰冷的石面，脖子上是冰冷的铁。他动了动，一条铁链发出“哐当”一声，那条链子一端连着墙上……另一端连在他的项圈上。

像狗一样被拴着。

链环被他握在指间，感觉好大好沉。他可以向前走三步，两边各走三步。夜壶在左边，盛食物和水的盘子在右边，他对此一清二楚。他好久以前就对此一清二楚了。

脖子上的项圈让他感觉很痛。这是一种罗兰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痛——一种由内脏发散的痛。就好像他吞下了一个很冷的东西，那东西本该在他的胃里溶解，但却没有。那东西坠在他的体内深处，像一块冰冷的花岗岩，冻结了他的喉咙和内脏。

刚开始的时候他呕吐不止。他想起来了。但呕吐的症状早在很久以前就停止了，现在的他已经学会了忍受。

一道光出现在屋子的另一头，自上而下照来，同时响起了靴子踏在木台阶上的沉重脚步声。这道光照得他瞬间失明。罗兰蹲在地上，瑟瑟发抖。他记起了被打的事，记起了项圈被焊死时，那钳子灼伤了他，而铁匠却毫不在意。

“他在那儿。”一个可恨又熟悉的声音说。

男人们站在被火光点亮的地方俯视着他。罗兰不得不眯起眼才能看见他们，他的眼睛不习惯光线。“小心点，”那个可恨的声音嘀咕道，“他咬人。”

“他的名字，”另一个人说，这是一个新的声音，“他必须亲手写下自己的名字。”

当那个男人蹲在他面前时，罗兰有种失真的距离感——这人好高啊。不对，是我太小了。罗兰的手，那双在火把的光线下显得很脏的手，是一双孩子的手。男人向他递来一支奇怪的笔，看起来像是用骨头做的，接着男人伸出宽而平的手掌，上面布满了银色的粉末。“写在这里。”他轻声说。从记事时起，从没有人用这般温和的语气对罗兰说话。

他盯着那人，在梦中认出了对方。他对那人既害怕，却也深深为之着迷。

终于，他伸出了稚嫩的手。他在那人的手掌上写：瑟·哈瑞斯。

拿着火把的人发出了一声厌恶的咕哝。“他一直这样写名字，这个装疯卖傻的小子。”男人调门一沉，低吼道：“写你的全名，你这个小混蛋——”

“别说话。”新来的人说。他的嗓门不比喃喃自语高多少，但另一个人的话音就像被刀切了一样，戛然而止。

一对明亮的灰色眼睛与罗兰对视，伸出的手掌没有收回。“你的全名，孩子，”那人说，“我已经用两次死亡和一次生命买下了它。”

当罗兰把手——不，是那个孩子把手伸出去时，罗兰的梦境开始破碎。就在那孩子再一次用笔在新主人手掌上的银粉中写下：瑟……

罗兰醒了。

(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，欢迎购买全文，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。)